

## 第三章 难民生活

### 一、灾区避难所之行

3月下旬，我会救援物资车前往福岛县磐城市灾区。

出于独生子女政策下自己也经历过的养育“独苗苗”之艰辛，促使我在选择哪种救援物资时当即决定，购买婴儿及老人用卫生巾——“尿不湿”纸裤。至于运送地点，马上想到了30年前我作为研修生曾经生活过的福岛县磐城市。

因地震海啸刚刚发生不久，心想这时的福岛县磐城市可能仍然是一片沼泽，到处残墙断壁，猫鸣狗叫民不聊生，老百姓又回到“受苦受难有待于我们去解放的水深火热”的旧社会。所以我们在出发前做好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充分准备，每人一双长筒雨靴，一个战备水壶。一身“人道主义激情，全副武装北上救日”的英雄气概。

但是，当我们装满“尿不湿”的援救物资车驶进磐城市，眼前的风景却大大出乎预料，尽管仍有很多被海啸冲毁的汽车横七竖八地横尸海边，马路旁到处是一堆堆房屋倒塌后的垃圾瓦砾。但是我们穿的长筒雨靴却没有用武之地。原来，主要道路在各地志愿者的协助下都已经畅通无阻，主要街道上的垃圾、积水已被清理干净。

而且，仔细观察，发现当地很少有人像我们这样全副武装——头顶遮阳帽，眼戴太阳镜，大口罩恨不得把耳朵都盖上。脖子围着毛巾，风衣裹住全身，长筒靴里的腿脚早已大汗淋漓。而当地人却很少有戴口罩的，着装和东京留守市民几无区别。

如何在灾区识别外地人和本地人？非常容易。对核辐射“麻木



作为临时避难所的体育馆



避难所外景

不仁”，任“核”变化皆无所惧，衣着不变又开着本地牌号车的肯定是当地人。而武装到了牙齿，从喘气咽食的脖子到脚脖子恨不得都包裹起来如坐月子产妇的肯定是外地人。从车内反光镜看着自己的装扮，自己都觉得滑稽可笑——我们这身打扮本来应该用于武装福岛核电站冲向核燃料棒的勇士。

幸亏是在我们自己车里，没有外人瞻仰围观。车开到“磐城市中央东小学”停车场，我们像出狱前摔掉囚衣一般，三下五除二剥去了身上的全副武装，用毛巾擦干前心后胸的汗水，换上随身携带的便装。照照镜子，自信不会被当地人视为“阶级异己分子”而侧目相看，这才抱着装有“尿不湿”的纸箱若无其事地从车里钻出来，大摇大摆走进学校内作为临时避难所的体育馆。

据避难所“居委会”主任介绍，现在仍有100多人在此避难，因为是白天，部分人出去活动散步了，不在馆内。馆内剩下的人中，以老龄者为主。

体育馆外，几个小孩儿正与救灾供水车的自卫队队员嬉戏玩耍。馆内，有志愿者在给避难者理发，有身穿白衣的医护人员为避难者看病，还有很多人或躺或坐，在读书看报。

考虑到宽敞的避难所内男女老少杂居情况下的个人隐私，避难所内有些避难家庭之间已经安装了慈善团体赠送的纸隔板，权作临时“三八线界”，二三米见方，互相独立。

环顾周围，竟然有了重大发现。体育馆舞台上没有避难人员居住。只是放了一些救援物资。对此我有些奇怪。

因为如果是我，我肯定首先抢占舞台，那里多层地板高高铺垫，整个避难馆内的风景一览无余。且地处角落，再来地震时保险系数又高一筹，优哉游哉。相比之下，台下每户“领地”仅仅几平方米，舞台上的上乘“空置床”又闲着不用，何等浪费不合理。

“为什么不将舞台腾出来让避难者使用”？我以为抓到了避难所的管理漏洞，自以为得计，怕对方听不见，故意大声询问。语气中夹带着为灾民们打抱不平的侠义，期待周围报以赞同的反响。

“除了实在找不到落脚处，否则没有人好意思搬到舞台上住，那样台上台下都不方便”。避难所“居委会”主任仍然小声回答。他的答复超出我的思维，反而让我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感到有点儿汗颜。

原来这就是大部分日本人的思维。不愿意出格、出众，怕被“村

八分”（驱逐出村），既担心下面春光外泄，又不愿意被别人从上窥。不愿做拖后腿的累赘，也不想当出头鸟。只要平平庸庸，本本分分，即便财大气也不粗，实力超群也不轻易亮相。

体育馆内这么多避难者，大家宁可挤在一起，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到那高出 1 米半的舞台上住。100 多人活动在同一房檐之下，睡在同一海拔的地板之上，说话时窃窃私语，犹如母亲和女儿说悄悄话。

原来，日本人说话声音小，公共场合很少大声喧哗，其相当一部分基因有可能就是在他们祖祖辈辈在天灾降临时同舟共济的避难生活中繁衍培养出来的。



我会救援物资车



避难体育馆内景